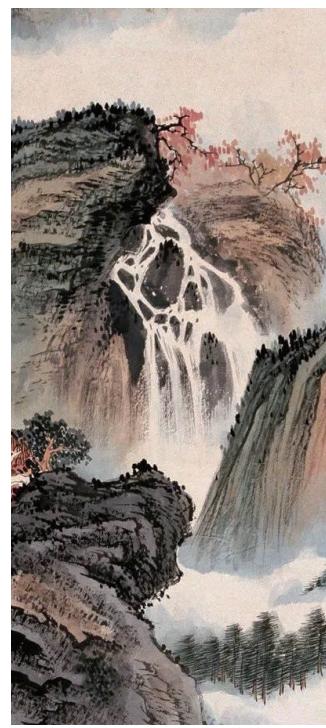


拔节 拔节声

□高明昌



小时候，听大人讲，乡下田里的所有庄稼和植物，比如稻秧、油菜、棉花、玉米、芝麻、蓖麻、芦粟，还有芦笋、竹笋，包括野草、野花，它们生长的日子里，一定经历一个叫作拔节的环节。拔节是它们长高、长粗、长大、长熟的一个过程。逃不过也省不掉。这些庄稼和植物拔节时会发出声响，这个声响就叫拔节声。

我相信庄稼和植物是有拔节的现象的，但我不相信拔节会发出某一种声音——我看菜园里的芝麻长成了一尺高，玉米长成了半人高，芦粟长成了一人高，狗尾巴草也在田垄上翘着尾巴。我走过它们身边，特地弯膝蹲地，屏住呼吸，耳朵竖起，听了一分钟，两分钟，大约有五分钟，始终没有听见什么拔节的声音。我对母亲说，这个拔节声，可能是大家想出来的。

母亲一脸不满，埋怨我对万物不敬。她坚定地认为拔节声肯定存在。

清晨，东方的地平线微红浮起，我就去了菜园，想摘几只落苏。菜园的最西面是一长溜的玉米，有四排，每排十几米，一直通到河岸边。每株玉米都规整地立在我面前。我数了一下，从地面到玉米树的顶，玉米秆有五六节，每一节的节结处长出一片秆叶，秆叶像一弯月亮。我看了半天，自认为玉米的拔节就是长节，长节就是玉米树的梢头不断地长出节结，长出的节结再往上生长。玉米树长高，靠的就是节结的不断出现和节结的不断拉长。这个过程安静且奇妙。

想拔腿回家了，还未转身，却听见身旁“咯噔”一声，快速、短促、干脆、坚定。循音望去，看见发声处玉米树的干枝像是狠命地抖动了一下。我扑了过去，一眼就看见玉米树的苞叶处，玉米的秆茎突然向上冒出了一丁点的新绿，颜色鲜嫩，青翠，有点湿润。再朝上朝下看看其他秆茎，也都是这个样子。这可能就是玉米树拔节的声音？这声音不是来自节结，而是来自包住节结的玉米叶子，因为秆茎长高，苞叶与秆茎突然拉开距离而发出的声音。也就是说，玉米秆向上蹿，而玉米叶不让其蹿上去，玉米秆只好挣脱苞叶。挣脱而蹿上去的一刹那，声响就出来了。

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说，她说不清楚。

后来的日子，早晚两头，我经常性地去菜园里走走，也确实听到了几次玉米树的拔节声音，看到了玉米树“咯噔”以后瞬间的晃动样子。拔节确实有声响的，但听到是要候机会的。因为，拔节的声响很小、很

短，像是线针刺茄子表皮的声音。而且，拔节一般都在太阳刚出来时，或傍晚太阳落地的几分钟里。而最多的是雨后的辰光，这是大人说的，我没有亲见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只觉得玉米很实诚、很呆板，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一是听候时令，遵循天道。二是喜欢宁静、不事张扬是它的本性。所以对玉米树的长大，我们都只有一个它像一夜长大的误判。

后来我又发现，植物拔节声音最响亮的当数芦粟。芦粟长到比人高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听到拔节声。芦粟长高与玉米长高一样，白天很难看得出，你感觉芦粟也是夜里偷偷长大的。其实这也是错觉，芦粟的每一分钟都在长高、长粗，只是你没有时间、没有心境，去看芦粟慢慢长大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而且这芦粟拔节的声音，一般在天将黑或者全黑之间发出，这个时候，人往往是蹲在家里的。

小时候的夏夜，我跟着父亲去钓甲鱼。天色稍暗，父子俩匆匆扒口饭，背着钓甲鱼用的坛坛罐罐，开始夜行，目标是村外的河浜。寂静的田野，父子俩一前一后，笃笃地走在河浜边弯曲的小路上。小路的内侧是稻田，稻田连着稻田，看不见边际；外侧是浜滩，浜滩上种满了芦粟，芦粟的外面才是河面，河面倒映着芦粟的影子。浜滩上的芦粟，靠近路的高，靠近河的矮，组成一道绿屏。撩开芦粟，摸到河边，开始放钩。放钩时，会突然听见“嗤嗤”一声，有时是连续几声。一抬眼望去，幽深的天空下面，芦粟的梢头朝河里、朝岸上晃动了几下。父亲对我说，是芦粟在拔节，是拔节声，别怕。我定了定神，说嗯，说不怕，但心里七上八下，一直想象在芦粟的下面有落水鬼在游动、在攀芦粟，也在伺机吓唬我。

晚上下钩，东方鱼肚未白，我和父亲就去下钩的地方收钩了。总会收获大大小小的甲鱼，从来不空手。清晨看芦粟，芦粟湿漉漉的，叶上有闪亮的小水珠；芦粟都是昂首挺胸的，连秆叶也是朝上仰着。如果再仔细看的话，还会发现，在芦粟的苞叶与秆茎处都露出了一段极为新鲜的表皮，每一节都如此，有一寸长，比玉米的拔节要高。

后来的日子，我去过稻田和麦田，我只看见稻秧、麦苗的长高，长密，长得青翠欲滴的样子，但从头至尾，我没有听到拔节声。我那时想，有些植物拔节是有声音的，有些植物拔节是没有声音的。但有没有声音都不影响它们长大，因为它们都按照规矩老老实实地拔节了。

□钟芳

满架秋风扁豆花

汪曾祺先生在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中写道：“暑尽天凉，月色如水，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，至有情味。”喜欢这个“秋宵月色胜春宵，万里霜天静寂寥”的时节，站在一架扁豆前，从藤叶中摘取月亮菜，有点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闲适。

扁豆在我们家乡叫月亮菜，因其形似月牙儿而得名。一年生草本植物，茎蔓生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，荚果长椭圆形，扁平，宛如清纯少女的俏娥眉，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、蛾眉豆、羊眼豆等。其颜色与花一样，分白色和紫色两种，紫色的花结紫扁豆，白色的花结白扁豆。一排排、一串串，成群结队地争着、抢着、挤着、挨着，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，一轮接一轮地开花、结果，把四周装点得赏心悦目，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。

记忆中的秋天，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。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常能见到它窈窕的身姿。儿时，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的菜园里种下几颗扁豆籽。扁豆的生命力极强，繁殖速度也极快。不经意间，长长的扁豆藤蔓已蜿蜒匍匐，爬满了篱笆架，藤蔓缠绕，翠叶叠叠。含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装扮着大自然，淡紫的、粉白的，宛如无数的蝴蝶停栖枝头，一扫秋天的寂寥。当风轻轻地吹过，蝶儿蹁跹，藤叶摇曳，花偶尔坠落，亦是那样迷人。

郑板桥有一联曰：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这似乎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。花朵临风而立，俊秀芬芳，娇柔艳丽的花瓣，擎着丝丝淡淡的馨

香，深深地吸一口，清爽透入肺腑。我欣赏此时的美景，以至于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一直凝望着、遐想着。

扁豆花开后，结出了一个个粉嫩的“弯月”，细密娇羞。等到豆荚饱满时，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。撩开满架的秧藤，掩映在花、叶之中的累累豆荚映入眼帘，成串，可人。吃完一茬，又长出新的一茬，一直到深秋，一轮接一轮，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
扁豆荚片阔大，除煮着吃外，可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，还可以炒、蒸，吃法多样。《随园食单》说：“取现采扁豆，用肉汤炒之，去内存豆；单炒者，油重为佳，以肥软为贵。毛糙而瘦薄者，瘠土所生，不可食。”

我最爱吃的是扁豆清油爆炒红辣椒，将扁豆摘筋切丝，和着葱花、香油、红椒、生姜、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。吃到嘴里，清香氤氲，香辣爽口，食欲大增。母亲也常拿扁豆来焖面，将扁豆、肉丝、生姜、蒜末、葱花一起入锅炒熟，添水，水开时下面条，捞出即可。焖好的面条，每一根都浸满了浓浓的扁豆香和肉香，闻着都是一种享受。

“碧水迢迢漾浅沙，几丛修竹野人家。最怜秋满疏篱外，带雨斜开扁豆花。”秋光里，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，心底流淌着的是浓浓诗情融融暖意。扁豆这一生，从春到秋，卓然而立，本色地一点点走过，无论秋雨还是霜冻，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。我爱它，爱它的淡泊情怀，爱它的朝气蓬勃顽强的生命力，更爱它锲而不舍、努力向上的精气神。

大家V微语

诗歌不是一个人的

□余秀华

●很多人解读诗的时候完全不同，这恰好说明这个诗是优秀的。如果所有人的解读都是一样的，那说明这个诗是失败的。

●因为诗歌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艺术，中国的语言，每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里的语法和意义都不一样。而诗歌的解读千人千变：你怎么读这个诗歌，这个诗歌就是你的；他怎么读这个诗歌，这个诗歌就是他的。

●诗歌不是一个人的。很多人喜欢诗歌是因为他们在诗歌里读到自己想要的那部分，所以好的诗歌能产生共鸣和共情，是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读到不同的东西，这是一首诗存在的关键部分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露天电影

□苏童

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，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。

直到现在，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银幕。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银幕，用两根竹竿草地固定着，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，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。

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，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，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，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。打谷场上发亮的银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，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地充实了。

农用拖拉机、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。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，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，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特权阶层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人，他们在人群里站着，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，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，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。银幕的反面也有人坐着，那些人显得孤傲一些，为了不与他人拥挤和争吵，情愿欣赏一部“左撇子”电影。

电影开始了，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，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，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湘来了，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，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，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消息，大人让他们孩子闭嘴，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。

打谷场上的人们凭借经验等待着那些朋友的到访，不管是英雄还是坏人，他们一视同仁，热情地报出你的名字。如果正值冬季，西北风会搞些恶作剧，那些出现在电影里的人，男的，女的，他们的嘴脸都随风歪斜着，不仅是坏人，好人或者英雄也被讨厌的大风吹歪了嘴脸。我记得在一个大风之夜，美丽的女英雄柯湘始终歪着嘴巴高唱着《乱世佳人》。

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银幕上出现



6935970566666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零售
专供
专卖